

暨南大学丛书

中国古代史论集

(第二集)

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中国古代史论集

(第二集)

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论集·第2集/汤开建,马明达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
(暨南史学丛书)
ISBN 7-5325-4449-4

I. 中... II. ①汤... ②马... III. 中国—古代史—
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436 号

暨南史学丛书 中国古代史论集(第二集)

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www.guji.com.cn
- (2) E-mail: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314,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5325-4449-4
K · 875 定价: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前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剌伯人与南海舶”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

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弇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前　　言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史是暨南大学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是传统，也是受到学校重视的学术创新区。近些年来，在我校古籍所、历史系所有新老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以博士点为龙头，中国古代史的科研、教学队伍和学术结构都有了长足发展，渐渐形成新的格局，特点亦趋于明显。第一，强化了明清史研究，特别以明清中外关系、社会经济及澳门历史文化为重心，队伍齐整，成果累累，整体水平已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同，其中尤以澳门史的研究为中外学人所期许。在明清史的不同方向上，一些中青年学者正在锐意探研，表现出很好的学术进取精神，这增强了我们对暨大明清史发展前景的信心。第二是辽夏金元史研究。辽夏金元史原不是暨南史学的传统，但随着近些年有新人源源入列，专业力量得到充实，初步汇集成了一个队伍，且具有新老搭配，起点高、后劲足的优点。以目前状况言，应承认我们这支队伍尚乏群体性筹谋与成就，个人学术趋向相对分散，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学术依托点。但通过我们进一步的积累和整合，暨南的辽夏金元史队伍未尝没有异军突起的可能性。第三是巩固并发展唐宋史研究。以陈乐素教授奠基的宋史研究，近年来又有所拓展，形成了以研究唐宋史及文献为重点的新格局，研究方向包括唐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

史及相关历史文献。

中国古代史是领域宽广的史学园地,除了若干传统分支学科外,还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有不断增设交叉学科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暨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特别是一所以侨校为基本特点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上都应该更具创新精神,以求学术上不断有所拓展,不断有新的思路和建树。在这方面,暨南大学的史学先贤们事迹昭彰,含弘光大,我辈当奋力跟进,在探索中更化求善,承先启后,以无负于百年校史所精蕴的学术精神,无负于“忠信笃敬”的煌煌校训。在当前,当学术造假的恶浪已经进入暨南校园之际,愤慨抵制之余,我们尤其要以高尚的学术品格和责任心来把握自己,在虚华与功利面前要多一点定力,多一点片石孤峰、清池皓月之心,坚守“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古训,孜孜追求暨南史学的复兴与光大!

主编

二〇〇六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1
论广东先秦秦汉的航运	赵善德 1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勾利军 18
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范立舟 30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 ——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的 考察	张其凡 金 强 48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屈文军 68
钦察、阿速、斡罗思在元朝的活动	马建春 81
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	马明达 113
杨完者与苗、僚武装	王 燮 166
元代史籍所载羊肉的食用和食疗	陈广恩 188
试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李龙潜 207
万历四十八年红夷船沉阳江始末考 ——兼谈红夷大炮早期入华问题	汤开建 238

关于 16—17 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	… 张廷茂	273
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	… 叶 农	297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 徐 林	321
明清时期医学用糖演变初探	… 周正庆	332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与生态环境的 变迁	… 洗剑民 王丽娃	346
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	… 刘正刚	359
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	… 陈文源	373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白鸽票考述	… 赵利峰	394

论广东先秦秦汉的航运

赵善德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详尽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中国航运发展的大背景，论述广东地区先秦秦汉时期的航运史实，提出：约距今6000年前后，广东地区已有独木舟，稍晚则使用“双架艇”航行于南中国海沿岸；战国时应已利用“双身船”航至南太平洋岛屿。秦时已可造25至30吨的木船，沿海岸航行，求取“珍怪”。南越国时已可制造高十余丈的河船、海船；而民众在日常生产中则较广泛地使用各种木船，这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西汉晚期，航运有过短暂的式微。东汉时期，既有使用舵、橹和风帆的数层楼船航行于河、海，还有较之简便的各种中、小木船，普遍使用于日常生产。

关键词：先秦秦汉 广东 航运 独木舟 双身船 楼船

以往研究广东地区航运的论著，或者较少涉及先秦，这就使秦汉的研究结论缺乏基础；或者较少将史籍与考古文献紧密结合；或者较少将中国航运发展的大背景同广东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因此，有结论不太详细和证据不很坚实之嫌。本文希望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推进。

一、先秦时期的航运

距今 6500—5000 年间,主要分布在今年珠江口岛屿和沿岸的咸头岭文化,^①虽然没有与木船有关的遗存被发现,但是第一,其先民可能是由五岭南麓顺水南迁的;^②第二,该文化许多遗址的分布是隔着辽阔水域的,但遗存一致,当有航运交往;第三,居住在太平洋海域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在和欧洲人接触以前用石器和贝壳加工木材,制作独木舟,可为旁证;^③第四,约距今 7000 年前后,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出土有木桨,^④有桨就有船,亦是旁证。综合之可认为,当时的“越人”或已使用“双架艇”^⑤沿海航行。

稍晚的石峡文化,所出的陶鬶形制接近于良渚文化的风格,两个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⑥ 1984 年广东海丰出土的玉琮,其质地

① 杨耀林:《深圳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年代分期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李松生:《试论咸头岭文化》,载《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 年;邓聪等:《大湾文化试论》,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 赵善德:《论珠江三角洲的先民迁五岭南麓》,载《广东史志》2001 年第 3 期。

③ (前苏联)C. H. 托尔斯托夫等主编,周为铮等译:《普通民族学概论》,第 84—85 页,科学出版社,1960 年;(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第 51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

④ 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⑤ “一只独木舟一侧绑扎一木架,即成单架艇,两侧加木架为双架艇。任何小船加上单架或双架,在海上航行虽遇风浪,不至倾覆。”参阅凌纯声、凌曼立:《树皮布印纹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第一、八章,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63 年。

⑥ 黎家芳:《石峡和与东南沿海原始文化的关系》,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和纹饰均与良渚文化的相似。^① 而石峡文化共出土有 6 件同样的玉琮，据此有学者更进一步说，这种交往的路线当以海道为主。^②

先秦的有段石锛，除了分布于我国的东南沿海之外，还包括云贵高原、台湾、菲律宾附近岛屿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它应是大陆发生，然后传于海岛的。^③

曾祺先生充分研究了广东西樵山的石器后说：“就西樵山文化本身而言，由于它的外向型特征和它所处的位置，这个文化已超出了今天的国界，成为环太平洋文化的一员。”^④

具体到春秋战国时期，史籍即有丰富的有关记载。

《韩诗外传》载，周成王时，越裳（今越南北部）献白雉于周公。并言之凿凿来于海路：“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海不溢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尚书》亦有相同记载；^⑤《汉书·王莽传》也有提及，当可信。

《左传·哀公十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⑥说的是公元前 485 年，吴国派遣海军由海上进攻齐国，但未入境，即为齐军击退。这当是一场海战。《史记》吴世家、齐世家也有记载，可信。

① 毛衣明：《海丰县田墘圩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卷，第 202 页，文物出版社，1985 年。图见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第 23—24 页，图 24，A、B。

② 吴汝祚：《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

③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载《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

④ 曾祺：《西樵山的开发和西樵山文化的外向型特征》，载《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⑤ 转引蒙文通：《越史丛考·越裳为越章辨》，第 26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⑥ 《春秋左传集解》，第 176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实际上,当时吴国海军的装备已经颇具规模了。如《越绝书》所云:

阖闾见子胥,问船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按即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

章巽先生分析了众多史籍后认为,战国时代沿海交通线上的重要港口颇多,而东瓯、冶、番禺等各族越人的都邑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港口。^①并进一步推论说,《周礼·春官》中所说的“以十二风察天地之和”,实际记述着人们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即对一年中季风的变化有了较准确的认识。^②

史籍中虽然没有关于此时期广东航运方面的具体记载,但考古所获的文化遗物却很丰富。例如:

博罗园洲的一座春秋龙窑所出产的印纹陶罐和原始瓷豆,是其典型产品。^③目前得知,这种产品非但见于东江流域的冲积平原一带,而且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④深圳的叠石山、^⑤大梅沙^⑥和鹤地山、九样山、铁公坑等遗址^⑦也均有出土。在珠海,不但是

①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 《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页。

③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载《考古》1998年第7期。

④ 彩图见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制:《香港文物》,第13页。

⑤ 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90年第11期。

⑥ 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93年第11期。

⑦ 三处遗址的材料见,杨耀林等:《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和试掘》,载《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现为大陆的金鼎外沙、^①沙煲地^②和鸡山^③遗址有所发现，而且在外伶仃岛的石涌湾，^④也发现它们的残片。

这说明惠阳平原当时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而且极有可能是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铜鼓仅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国，以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南部、湖南西部，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偏北一带，为分布最稠密的地区。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只有零星的发现。云南楚雄万家坝 23 号墓出有 4 件铜鼓，^⑤该墓的碳 -14 测年为距今 2640 ± 90 年；而从铜鼓发展的序列来看，祥云大波那出土的一件铜鼓比万家坝的更原始，因此更原始的铜鼓还应更早。^⑥ 虽然某些地区铜鼓沿用到清代的道光年间，甚至 20 世纪初，但早期铜鼓的分布和年代^⑦与一种不对称形铜钺^⑧大体一致。即往北可到四川南部及贵州西北部，南面越海除爪哇岛外还达苏门答腊岛、巴厘岛、苏拉威西岛、卡伊岛等地。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即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1 世纪。

梁钊韬先生认为，罗泊湾铜鼓上的双身船纹中所见的双身船也就是南太平洋岛屿民族在大海大江航行的“双独木舟”(Double

① 李子文：《金鼎镇外沙遗址调查》，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赵善德：《南屏镇白沙坑、沙煲地遗址调查》，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

③ 李子文：《唐家镇大坞环、鸡山遗址调查》，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

④ 杨少样等：《珠海海岛考古调查》，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

⑤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 年第 10 期。

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

⑦ 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 期。

⑧ 汪宁生：《试论不对称形铜钺》，载《考古》1985 年第 5 期。

canoes)。而且波利尼西亚人所信仰的水神(Tangaroa)与闽越沿海的疍民有关。并且进一步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我国沿海居民向太平洋诸岛屿迁移。^①

综合之,完全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广东先民,已经利用“双架艇”或“双身船”^②游弋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岛屿。

二、秦与南越国时期的航运

由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说,秦统一岭南时“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③中的部分“珍怪”应来自海外。而且,秦始皇时徐福“求仙”最终落户日本,不但可信,尚可认为是从琅琊台(今山东藏马)或芝罘(今山东烟台)港口发舶,先向东直驶而去,靠近朝鲜半岛后再沿海岸南下,横渡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九州或本州。^④

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遗址,或曰造船工场,^⑤或曰建筑遗址,^⑥见仁见智。但估计当时有能力制造载重 25 至 30 吨的木船,^⑦则另当别论。因为下列三组互为增援的资料,是有力的佐证:

其一,建元三年(前 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

① 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1978 年第 1 期。

② 将两艘小船用横台连结在一起,成为一艘大船,类似于今天的“双体快船”。又可参阅《普通民族学概论》第 84—85 页及图 21—23。

③ 《淮南子·人间训》,第 20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 年。

④ 姚楠等:《七海扬帆》,第 23—25 页,中华书局(香港),1990 年。

⑤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 年 4 期。

⑥ 参阅徐恒彬:《华南考古论集·“南海丝绸之路”概述》,第 232 页注 7,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⑦ 《广州市文物志》,第 50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年。

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

元朔元年（前128），“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服虔注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

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①

这说明，至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制造海船和海军作战能力之强，它完全可能影响到当时的南越国。同时，既然闽越有实力“围东瓯”，南越国的海上航运水平也不可低估。

其二，汉武帝准备征伐南越时，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那是因为“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②暗示着南越国的楼船亦如此“甚壮”。

经过准备，汉武帝“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南越）”。元鼎六年（前111）“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进，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陷番禺时，“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③

南越国之河船、海船装备，果真“甚壮”：既可在内河与汉军抵抗一阵，又可“夜亡入海”，而且汉军的楼船还不一定能入海追之，非其旧部方可。

其三，考古发掘获南越国时的木船模型5件，均出自广州。M1048:87，只存船底及旁板，系由一整段木料凿出；^④东山出土的

① 《汉书·武帝纪》，第158、169、189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 《史记·平淮书》，第143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③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4—3858页。

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第177、475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是彩绘楼船，惜未可复原。^①

随葬品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欲望。木船模型并非出于大墓，表明了社会使用船的相对普遍性。进而说明，南越国的造船业已具相当规模。

三、西汉中晚期的航运

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又于元封二年（前109）“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②三年后的元封五年（前106）“冬，行南巡狩……自浔阳浮江，亲射蛟龙江中，获之。舳舻千里”。^③这次巡幸江海的规模更大。

应当说，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前140—前105）的35年间，巡幸江海诸事频繁，这是一个高峰。但自此之后，史籍中非但未见与海河有关的巡幸之事，反倒是因为反逆或大旱或冬无冰，以至“罢郡”之事不绝于史。^④例如：始元元年（前86），益州廉头等（西南夷别种名）二十四邑皆反；始元五年（前81），罢儋耳、真番郡；元凤五年（前76），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甘露二年（前52），夏四月，遣护军都尉禄将兵击珠崖；初元三年（前46），珠崖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救民饥馑。乃罢珠崖。

为什么要罢郡呢？《后汉书》载：

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

① 黄森章：《广州东山西汉木椁墓发掘记》，载《广州文博》1986年第4期。

② 《汉书·武帝纪》，第194页。

③ 《汉书·武帝纪》，第196页。

④ 《汉书》，第155—361页，武、昭、宣、元、成、哀、平帝纪。